

天才征服世界,她征服天才



本报记者 王昱

一周史记

一个有些姿色却绝非倾国倾城,崇尚独立自主的女性,靠“纯洁的男女关系”让众多“男神”迷得神魂颠倒。这种故事在电视剧里滥了大街,但如果谁想在现实生活里套用,旁人一定会提醒:“姑娘,您韩剧看多了吧?”不过,此类韩剧专用剧本还真在现实中上演过一次,完成这次化艺术为现实壮举的,就是俄罗斯女学者莎乐美。

露·莎乐美,1861年2月13日出生在俄罗斯的大贵族家庭。虽然俄罗斯盛产美女,但从目前留下的照片来看,莎乐美其实并非绝代佳人,长得甚至有点男性化。更重要的是,由于出身高贵,自视甚

高,莎乐美在思想和性格上都非常男性化。然而,正是这个长相和思路都有点“爷们儿”的“女汉子”,成年后俘获的“男神”数量却令人叹为观止,有人说和她交往的男性圈子,基本上就是一张欧洲当时最顶尖的大师名单。

莎乐美俘获的第一个牛人是哲学家尼采,当时莎乐美还是个19岁的小丫头,而尼采已经38岁了,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者。了解一点尼采哲学观的人都知道,此公其实是个晚期“直男癌”患者,作为整个20世纪最伟大也最负争议的哲学家,尼采的名言就是,“你要到一个女人那里去吗?别忘了带上鞭子。”此公见到莎乐美之后,却立刻被莎乐美的魅力所俘获,陷入了其一生中唯一一次恋爱。然而,面对这位大哲学家的疯狂追求,还是女大学生的莎乐美“十动然拒”,淡定地给他发了一张好人卡。经过莎乐美的再三打

击,尼采后来整个人都不正常了,这场恋爱经历成为其早期哲学与晚期哲学的分水岭。

甩了尼采的莎乐美凭借其出众的魅力和谈吐名扬欧洲社交圈,追求者为数众多,由于当时的欧洲风俗还不流行当“剩女”,莎乐美最终选择了与她的一个追求者、语言学家安德里亚斯结婚。然而,崇尚独立的莎乐美在婚前为自己的新郎开列了一系列条件:其一,丈夫不能因为她与别人交往而吃醋;其二,他们之间缔结的只是一种没有夫妻生活的婚姻关系。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,她那位也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丈夫居然全盘接受了,而且这段婚姻居然维持了43年,直到莎乐美去世,两人相处得据说还十分幸福。

没有受到婚姻束缚的莎乐美,在36岁那年结识了当时最著名的德语诗人里尔克,与尼采不

同,身为年少成名的浪漫诗人,里尔克可是个接情书接到手软的主。然而,这样一个“男神”在见到莎乐美之后,却立刻陷入了倒追状态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如果说莎乐美获得尼采青睐还仗了一点正值妙龄的青春优势,那么此时的莎乐美已经36岁了,而里尔克只有24岁,这种年龄差距却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恋爱关系。在莎乐美的指点下,里尔克的创作水平还连升了好几个层次。最终,还是莎乐美自己在40岁时,由于热情减退,主动终止了这段姐弟恋兼师徒恋。对莎乐美恋恋不舍的里尔克此后一直与她保持书信往来,并一直为其献上情诗,直到生命最后一息。

一般来说,“女神”即便再有魅力,到了春去秋来颜色故时也会丧失魅力,然而,谁也想不到莎乐美最传奇的恋情在50岁时才开

始,而且这一次的对象更为大名鼎鼎,竟然是精神解析学之父弗洛伊德。时年55岁的弗洛伊德此前一直以高价给贵妇人解释梦境为业,见识了无数有魅力的女性,唯独对莎乐美情有独钟。两人以师徒相称并同居,共同谱写了一场传奇式的恋爱。

在不到20岁时与尼采恋爱,在30多岁时让里尔克拜倒,在50岁时与弗洛伊德共续传奇,在一生中令整个欧洲社交圈为之转动,并非绝代佳人的莎乐美为何有如此魅力实在是个千古之谜。德国作家萨尔勃曾这样评价莎乐美,说她是一位“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(艺术女神)”,与她交往的男人都因她受孕,与她邂逅几个月,就能为这个世界产下一个精神的新生儿。“一代女神”莎乐美已经把睿智与博学内化成了一种永不褪色的美貌,她并非天生丽质,却成为最美丽的女人。

1961年,9名美国黑人青年成为首批自愿坐牢的民权人士 一场等待54年的“平反”



▲2014年12月,“友谊9人组”的部分成员在昔日示威地点留影。



▲1960年,非裔美国人“占领”白人专座,抗议种族隔离。

2015年1月28日,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约克县的法庭上人头攒动,7名年逾七旬的老者在掌声和相机快门声中依次起立,频频向人群挥手。54年前,他们曾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司法判决的主角:“罪名:非法入侵;判决:有罪;惩罚:100美元或苦役30天。”相比他们各自的姓名,这个小团体拥有的称号更被人们铭记——“友谊9人组”。

在种族隔离的年代,他们因和平示威而锒铛入狱;如今,不公正的判决在欢呼声中终被推翻。

毅然走进 “白人专座”餐厅

1961年1月31日清晨,几名年轻的黑人学生离开约克县的友谊专科学校,向洛克希尔主干道旁的麦克罗伊餐馆进发。他们在这家廉价快餐店的橱窗下停下脚步,四处观望,心中早已清楚,接下去的静坐示威将令自己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。

但是,没人退缩。学生们早已准备好用这种方式,向无处不在的种族隔离发起挑战。

无视“白人专座”的标牌,他们径直走进餐馆,坐在柜台边,点了汉堡、饮料和咖啡。店员拒绝服务,先是呵斥他们离开,见后者不为所动,便报了警。多年后,“友谊9人组”成员克拉伦斯·格雷厄姆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(NPR)回忆道,“我坐在第四把椅子上,我记得,我的屁股刚沾到椅子,他们就把我拽了下来,推搡着将我拖出门外。”

地方法庭的判决来得很快。次日,参与行动的10位黑人就因“非法入侵和扰乱秩序”被定罪量刑,他们可选择在监狱中服苦役30天,或支付100美元罚款。除了一名担心失去奖学金的学生

同意支付罚款外,其余9人“心甘情愿”地选择了服刑。“友谊9人组”由此成为第一批拒绝支付保释金而自愿坐牢的民权人士。这一被概括为“服刑,不保释”的策略很快在美国南部传播开,成为民权斗争的转折点。

“友谊9人组”中,8人为友谊专科学校的学生,只有第9人托马斯·盖瑟例外,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种族平等委员会(CORE)的分区秘书长,也是那次静坐抗议的组织者。

“服刑,不保释” 将包袱甩给体制

彼时,餐饮业早就成为非裔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的发力点。1960年2月,4名北卡罗来纳农学院的学生首次对白人专座进行“占领”。2月12日,抗议浪潮波及洛克希尔。当日,有100多名黑人学生在镇中心各个快餐店静坐抗议。

年轻人的非暴力抗争一直坚持到次年,但效果不彰。民权人士逐渐意识到,向当局支付保释金以换取自由的做法,让他们的绝大部分努力付诸东流,不仅无法帮助他们推翻美国南部保守顽固的司法体制,反倒会让维权人士及其家属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。

“我们的人不断被捕,被送进监狱、支付保释金,回家,周而复始。”托马斯·盖瑟解释了“友谊9人组”选择坐牢的初衷,“我们觉得,是打破惯例,表明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希望将美国变成更加公正的社会的时候了。”

洛克希尔的抗议来得很及时,它解决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(SNCC)在南方遭遇的困境:缺少保释金限制了民权运动的发展。“作家泰勒·布兰奇在获得普利策奖的《分水而行》中写道,‘服刑,不保释’减轻了抗议带来的经济负担。从此,示威者不再需要承受金钱上的损失,反倒是被白人把持的各地政府,必须为服刑者提供住所和食物。”

“支付了保释金,就等于在支持你想反对的体系。”学者贝尔克进一步分析说,“相反,你宁肯待在监狱里,是将皮球踢给了政府,它必须为惩罚你而耗费资源。”

昔日“罪证” 被永久保留

当然,自愿服刑绝非无代价的。示威者可能失去工作和信用担保,还有人担心,那些被种族主义者视为眼中钉的人权活动家,可能在秘密监狱中“人间蒸发”。

“如果进过监狱,你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声音。”9组成员马克·沃克曼曾在美国公共电视网(PBS)拍摄的专题片中提到,“当关门和钥匙转动的声音传来,你才意识到,自己已不再是自由之身。”

他的伙伴W·T·梅西则对路透社坦言,自己从不谈论那段经历,即便是面对亲人。其实,“我很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,说,‘你知道那小子做过什么吗?’”

不过,并非所有人都为“吃牢饭”这件事不安。托马斯·盖瑟被捕时,他的哥哥赫尔曼在一所高中教数学和物理。消息传来,赫尔曼毫不惊讶,更不为此感到羞愧。

盖瑟家的两位老人也对此泰然处之。“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要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挺身而出。”托马斯说,“父母则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上相信,如果孩子做得对,上帝一定会眷顾他们。”事实上,盖瑟家的兄弟几个都曾在民权运动中与当局的暴力机器“过招”。

只是,他们的斗争在多年后才收获果实。作家金伯利·约翰逊率先打破沉默,将“友谊9人组”写进了儿童读物。“我做的就是让人们知道真相,而且,的确有人在听。”

而在体制内部,当地的法官

凯文·布拉克特称得上为“9人组”平反的头号功臣。他对路透社表示,“这些先生……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可恶而卑鄙的政策。公开地从法律程序上承认当年的指控是错误的,这非常重要。”

1月28日,法官约翰·海耶三世当庭宣判后,布拉克特仍不满足。通常情况下,如判决被推翻,犯罪档案就会被销毁,但是,他和“友谊9人组”都希望能原样保留原始卷宗,以便后来者铭记其中的波折。于是,法官的宣判词被附在了1961年的案件卷宗末尾。

用海耶法官的话说,“我们无法重写历史,但能纠正历史。”

“与种族隔离斗争的经历一直是我的骄傲。”9人组成员之一罗伯特·麦卡洛曾告诉洛克希尔先驱报,“我不希望它被抹掉。我希望人们记得我们做了什么,为什么那么做。”

民权运动的高潮过后,9人各奔东西,平静地生活在公众视野之外。后来,托马斯·盖瑟在爱荷华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,又在宾州滑石大学任教39年。由于身体欠佳,他委托儿子肯尼斯出席了1月28日的活动。

而罗伯特·麦卡洛已于2006年8月因病辞世。

据青年参考